

尼氏對東約組織的病象與病源，可謂指出得極其清楚，其救治此一已陷於癱瘓的亞洲安全組織的藥劑，也確屬對症下藥。問題是將此項任務交給「亞太理事會」？日本連該會所發表的文件使用反共詞句都不以為然，何況進一步變為防禦共黨侵略的集體安全組織。「交給東南亞國家協會」？印尼一直不同意此一區域組織，改變其經技合作的宗旨。加上美國對亞太地區沒有條約義務的集體安全組織能否支援？在反對黨控制的國會中，可能會使當政者愛莫能助。所以尼氏在未上台前所說的話，到當選總統後難免會感到心餘力絀，而無法實現其初衷。

美國國防部長賴德曾經明白表示：「我們在將來一段相當長的時期裏，還要在亞洲繼續駐屯海、空部隊，據我所知，美國參院尚無人公然主張，我們應放棄在亞洲的各種多邊和雙邊協定，還沒有任何一位參議員，主張取消『東南亞公約』，或是取消經我國循憲法程序批准的任何其他協定。」（註十一）

因此，尼克森總統如果不準備放棄對亞太地區的協防，對「東南亞公約組織」雖明知其缺點甚多，也仍然祇有抱殘守缺。所以它的命運並不會祇能

苟延到明年便告壽終。

註：(一)「東南亞新興國家」，朱鶴賓著。

註：(二)「國際組織綜論」，史振鼎著。

註：(三)「一九六八東約組織年報」，Jesus M. Vargas 撰。

註：(四)「美俄高峯會議對越戰的影響」，本刊上期，拙作。

註：(五)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50—1955, Basic Documents, Vol. I, P. 937。

註：(六)「東南亞公約的前途與美國的困擾」，本刊八卷八期，李其泰著。

註：(七)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 XLVT, No. 1187 (29

March 1962) Pp. 498—499。

註：(八)合衆，路透社，本年七月廿七，坎培拉電。

註：(九) Richard M. Nixon, "Asia After Vier Viet Nam" Foreign

Affairs, Vol. 46 No. 1 (October 1967) Pp. 115—116。

註：(十)「美國退出越戰後的戰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一九七一，五，十七出版。

越

局

和

談

的

展

望

張耀秋

一 北越在軍事上的失敗

北越自從三月底發動南侵以來，三路進犯，攻勢凌厲，攫取廣治，圍困安祿，使越南在倉卒中迎戰，且北越使用大規模的新式武器，致令越南政府軍損失甚重，而多年來僵持的越局亦可能迅速發生重大變化。但由於越南政府與人民團結一致，堅苦撐持，加以美國採取港口佈雷與深入轟炸的措施，已能穩住前線，重創敵後。綜合連日來外電報導，在軍事上，美國和越南正佔着上風，北方戰場上反攻的政府大軍，經過激烈的戰鬥，已佔領了失去的廣治省大半的土地，大軍仍在計劃向更北方推進，最後目標是非軍事區以北

越局和談的展望

，把北方各省的共軍完全逐出去為止。在中部高原城市崑崙，是北越南侵作戰的中心，北越軍當時在猛攻中曾佔領崑崙和切斷百里居與崑崙之間的第十四號公路，其時形勢險惡，但是由於美、越的空中攻擊猛烈而稠密，使攜有重武器和裝甲部隊的北越軍難以移動。由於北越裝甲部隊損失嚴重，後繼乏力，而越南軍在再行佈置後防守嚴密，故北越軍被迫退入高棉整補，現在，崑崙已由南越軍完全收復，中部主戰場的百里居，目前已全無戰爭氣氛。

北越三路大軍進攻的南線，是著名的安祿，防守安祿的越南軍民，此次與北越軍作生死存亡的鬥爭，作戰真是可歌可泣，他們在艱苦卓絕，幾乎是絕境中作戰到底，自有越南戰爭以來，孤軍苦守一個狹小的陣地，以安祿守軍最為轟烈，作戰雙方傷亡均重，平民死傷更多，最後安祿終為越南政府軍

收復，共軍撤回而去，並無再蠢動的跡象。因此，在越南本土上三個主戰場上，北越共軍已再無重大的攻擊力量。至於美國對北越本土的轟炸，亦已收到預期的效果，據美軍戰報統計：「美機在自四月六日起的兩個多月中，至少已摧毀了北越防空設施二百七十二處（其中包括雷達站，高砲陣地，飛彈設施等），炸毀了公路鐵路橋樑至少九十座（包括河內對外孔道的嘉林橋，通往南方的清化橋，通往匪區的大部份鐵道橋樑），至少有六座電力廠被炸掉（包括可供應北越全部電力百分之七十五的良溪大發電廠，翁比發電廠，太原火力發電廠及北江電力廠），軍用倉庫至少有一九五所被毀，至少有六座大油庫被毀（包括貯油五百五十萬加侖的河內大油庫在內），自海防通往非軍事區的油管系統全遭炸斷，一個陸軍基地，兩個海軍基地及三個米格基地均遭美機炸毀，此外為卡車、鐵路車廂，軍用建築物水面船隻，野戰砲台等被炸毀或損傷的，更是不計其數。海港的封鎖使外援幾全部斷絕，河內工業亦已遭損毀百分之六十。」（見七月十四日聯合報載該報中南半島特派員劉宗周的報導）

綜上所述，可知由於此次北越的傾巢南侵，經過激烈的戰鬥，已證明越戰越南化計劃，顯然收到了相當的實效，越南部隊在地面作戰上，比之於一般預期者，打得更好，其次是美國海空軍支援越軍作戰，不僅打擊了北越軍的銳氣，並且助長了越南部隊的反攻力量。此次由於北越軍悍然大舉南侵，尼克森總統將海空軍集中南洋，一面給予越南部隊地面作戰以強力支援，一面直接的獨立的對北越作戰，且美國海空軍出乎意料的轟炸河內海防，佈雷北越港口，破壞北越內部鐵路、公路、水路的軍事運輸，皆有輝煌的效果，乃使北越軍的戰力減退，攻勢衰落，河內現今已成困獸，南侵部隊士氣普遍低落，故整個局勢已為之改觀。

二 越戰和談恢復的第一回合

越南戰局在美軍的轟炸和封鎖中，北越的攻勢經已受挫，越南政府軍亦已由守勢轉為攻勢，這一對北越大施打擊的戰事如繼續下去，當可獲致全面的勝利。但是，結束越戰既成爲尼克森總統競選下屆總統的資本，則凡是有助於撤軍和談的一切措施，尼克森總統均不惜全力以赴，即過去下令轟炸

北越和封鎖北越海口的斷然措施，目的依然在迫使北越恢復和談。故斷續進行了三年半的越局和談，經過兩個多月的中斷後，已於七月十三日在巴黎恢復舉行。北越首席代表阮春水取道北平、莫斯科而返回巴黎，他於抵達巴黎時宣稱：「莫斯科與北平保證支持越共的『七點和平計劃』，這也就是目前越戰達成一項解決的正確基礎，我們現正懷着認真的態度和誠意，來到這裏談判桌上，我們確信如果美國那一方面表示同樣態度的話，就可很快達成一項和平解決」。顯然，這是北越決不降低勒索叫價的表示，並亮出匪、俄「保證支持」的底牌，以抬高其在和談桌上的聲勢，此即河內代表之重返巴黎，並非由於勢窮力蹙而被迫求和，乃是在共產集團繼續幫凶之下，企圖以談判來攫取軍事戰場上所得不到的侵略果實。

自北越於三月底發動攻勢以來，最初的企圖，是趁美軍加速撤退，越南防衛空虛的空隙，企圖一舉而佔領十七度以南的重要城市和廣大地區，再迫城下之盟，就地停火，使對方承認其軍事侵略的既成事實。不料經過美國毅然決然採取布雷港口及深入轟炸的措施，尤其越軍奮勇抵抗，解安祿之圍，向廣治出擊，造成轉守爲攻之勢，使河內前線失利，後方受創，處於進退維谷的逆境，於是迫得繞回「邊打邊談」的圈子，以減輕美國的海空壓力，以延宕越軍的地面追擊，使自己獲得喘息機會，再伺機而動。

美國自從五月四日宣佈停止巴黎和談，到持續進行空中攻勢，並非改變了不求勝利的戰略，而是以暫停談判來重開談判，以巨型報復來迫使敵人認真言和。由於此項政策目標依舊，故在戰爭升高兩個多月之後，又同意與北越重返和談桌旁。這次和談，重開於北越攻勢受挫之時，各方原本寄予若干程度的樂觀。可是巴黎消息傳來，這第一百五十次和談，北越代表阮春水和越共「外長」阮氏平，所一致表示的是拒絕尼克森總統五月八日所提的四點和平計劃，並力持他們久已被拒絕的和平整套計劃。換句話說，這兩個共黨代表團，除了堅持過去蠻橫立場，同時對美國海空軍攻擊加以譴責之外，絕無絲毫美國所盼望的妥協跡象，這與美國代表波特之在重申尼克森總統那個四點和平計劃之餘，而猶表示願對共黨要求「給予最仔細的注意」的委婉態度，固然大異其趣，即與越南代表范登林之只強調堅持了越南決不接受一個強加於它的聯合政府者，也迥然不同。

以北越和越共代表一貫的作風與立場觀察，此次回到了巴黎和談席上的

北越阮春水和越共阮氏平，除非能爭得美國波特和越南范登林的重大讓步，亦即根據所謂越共前次所提整套和平計劃中的最重要一點，先行解散西貢的阮文紹政府，組成它們所謂有越共及各黨各派參加的聯合政府，然後經由一段時間的宣傳，滲透工夫，有了控制的把握，然後舉行全民選舉，以產生一個由共黨為首的越南政府，捨此之外，北越與越共是決不願在巴黎和談席上，出之以尼克森總統所希望的「認真談判態度」，達成越戰之政治解決的。

據合衆國際社巴黎七月十九日電：「白宮宣佈，總統顧問季辛吉，今天曾在巴黎與北越談判人員黎德壽及阮春水，舉行秘密談判，白宮在與北越的聯合聲明中說，季辛吉預定今天飛返華盛頓，他於昨天飛抵巴黎，參加秘密談判，使巴黎和談恢復活動。」此次恢復後的巴黎和談，仍以公開和秘密的方式交互進行。又據美聯社巴黎廿日電：「第一五一一次越南和談大會，已於今天開始舉行，目前並無跡象顯示季辛吉昨天與北越代表們舉行的秘密會談，已經有所進展。一個主要的困難之點，似乎是美國人想把軍事與政治問題分開解決。共黨方面堅持越南和解的政治事項，應在停火宣布之前予以決定。北越代表阮春水昨日曾隨同政治局委員黎德壽，與季辛吉舉行六小時半的秘密會談，他提醒記者說，今天是一九五四年日內瓦簽訂越南和約的十八週年紀念，並說美國破壞了該項和約的一個重要條款，就是舉行總選，越共代表阮氏平在大會上說，有關越戰的政治與軍事兩方面的問題，應該同時解決。她再度堅持她所提出已有一年之久的七點和平計劃，要求限期全部撤退美軍，及美國停止支援阮文紹總統的政府。」

綜上所述，可知最近恢復的巴黎和談及秘密談判，美國與北越在越南停火及政治解決的問題上，仍然立場互異，無所進展。

三 北越的新賭注

美國經營巴黎和談，由公開談判而轉入秘密會議，由四邊集會而進行雙邊接觸，無非是遷就敵人，一再忍讓，希望能夠打開僵局，獲致協議。此次和談重開，適在北越攻勢頓挫，後方遭受嚴重空襲損害之時，此一轉變中的軍事局勢，乃是三年多以來所未見的有利時機，華府在五月初派遣季辛吉與北越代表黎德壽在巴黎秘密接觸，現在他們又再度會談，此時華府已控制了

越局和談的展望

海上佈雷與深入轟炸的兩張王牌，本可把握上述有利時機，迫使敵人軟化其凶頑的談判立場，降低其勒索叫價，可是據連日來電訊所傳，季辛吉與黎德壽之秘密會議，仍未能達成此一效果，而敵人尚復氣焰猖狂。此中原因，實值得吾人再作深入的探討。

本來就北越及越共目前的境況來說，北越此次發動孤注一擲的大舉南侵，至今已成強弩之末，復因美機加強轟炸而使其本土遭受重大破壞，切斷其補給供應，且又面臨越南政府的有力反攻，確已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就北越及越共來說，他們願意越戰停止，因為維持戰爭的損失已近難以補充的階段，但他們仍想堅持在西貢組織聯合政府，也就是尼克森總統所說的，在戰場上未能得到的，要在談判中獲得。北越共黨對談判的情勢看得很清楚，他們認為尼克森總統為着應付大選，目前急於達成協議，故此時仍有討價還價的餘地，但將來尼克森當選連任之後，他的態度必然會更強硬起來，故要達成協議，目前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但是，北越却想追求更有利的機會，因為麥高文已被提名為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麥高文氏是以反越戰為其競選政見的主調，他主張不論巴黎和談能否達成協議，美駐中南半島武裝部隊應即全部撤退，在東南亞的一切軍事行動立即停止。他甚而聲言願親赴河內，與北越共黨舉行高階層直接談判，以謀求和平的實現。麥高文氏此種言論，曾被軍方譏為向敵人樹白旗投降，但無可隱諱的，他却贏得美國年輕一代的喝采。北越和越共對於美國的政治行情瞭如指掌，美國此次大選關係北越前途很大，它們打越戰打了廿多年，有美軍介入也已經八年之久，如今，何不再堅持最後的幾個月？以等待白宮易主，也等待美國無條件自越南撤軍？故照目前的情形觀察，北越似乎已賭上了麥高文。

以反越戰言論吸引美國青年人的注意，並表示一旦當選將大幅度變革外交政策的麥高文，脫穎而出膺選為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姑不論其競選前途展望如何，但這一事實已經產生了影響，首先表現在巴黎和談席上，是北越與越共代表的發言出乎意外的強橫，北越與越共代表顯然是機動迅速地企圖利用美國大選情勢此一發展，不願輕易折衷讓步。

四 不易解開的和談死結

(17) 九一

此次巴黎和談恢復之前，先則有尼克森訪問莫斯科，包戈尼訪問河內，季辛吉、黎德壽之訪問北平，後又有法國外長舒曼穿針引線於其間，巴黎和談恢復之後，公開的與秘密的談判交互進行，整個局勢呈現一片渾沌。

從美、俄高層會談，到包戈尼訪問河內，季辛吉前往匪區，顯示美國對借助匪、俄的影響力，並針對其互相猜忌的弱點，試圖把越局孤立起來，從而趕快結束越戰。這些構想與活動，雖具有現實的謀略作用，但狡惡的共產集團，慣於蹈瑕抵隙，作針鋒相對的鬥爭，決不會符合華府的意願而認真促成和談，恰恰相反，它們要利用美國急於息戰謀和的心理，尤其趁着美國大選活動展開之際，更以為奇貨可居，要重重地敲詐美國。

在共黨的教條與詞彙之中，和平是戰爭的同義詞，談判是鬥爭的戰術，它只有在戰鬥失敗或強大實力壓迫之前，才會知難而退，才會就範求和。第一次大戰末期，列寧因擋不住德軍的攻擊，同時運用「把國際戰爭變為國內戰爭」的手段，才接受德國的停戰條件。艾森豪總統就任之初，透過第三國轉告共匪，如果繼續侵略韓國，即不惜使用原子彈來結束戰爭，終於迫使共匪簽訂了以卅八度線為界的停火協定。由此可知共黨雖慣於施展「打打談談」的伎倆，卻會在強大軍事壓力之前低頭。此次尼克森總統對越戰所用封鎖海港及升級轟炸兩個法寶，對付北越如能持之以恆，連續施行數月，則雖不能置北越於死地，亦足使北越作戰潛力，陷於癱瘓狀態，殆不失為「大棒子」政策恰到好处之運用。但尼氏為着競選關係，急求脫身之計，主動提出和議，其弱點為北越所窺破，故巴黎和談甫告恢復，北越與越共的頑強態度，已使美國希望對手軟化和談立場的希望落空。

據一般觀察，此次越戰和談的恢復，無論在莫斯科、北平、巴黎、河內甚至新德里，可能都有若干秘密磋商在進行，無論是以美國的八點和平建議，或是越共的七點計劃，乃至北越的九點條件為談判基礎，都有一條無法填補的鴻溝，和難以解開的死結，那便是如何停火的問題。在北越和越共方面，都希望就地停火，因為以目前越共蔓延之廣，潛伏之深，假如同意了就地停火的辦法，則越共以小股小隊到處騷擾，則整個越南領土上，均似乎佈有越共的勢力。故就地停火方式，是越南和美國所不能接受的。其次，談到割地停火，雖然傳說由來已久，但這和阮文紹總統的「四不主張」大相逕庭，

目前廣治雖失，但越南政府收復失土之志甚堅，越南政府軍現正集結強大軍力，進攻廣治，在這種情勢之下，割地媾和，也是不可能之事，停火已不可能，越戰仍是很難了結。

美國對阮文紹總統的支持，並不純是對個人的好惡，而是象徵美國支持一個不願淪於殘暴統治的國家的具體表現。不過，北越發動這次大攻勢之後已使情況有了變化，美國大選期近，民主黨競爭提名的候選人，為了譁眾取寵，急欲結束越戰，而有對越共過度遷就的論調，使尼克森總統深受壓力，使一般觀察家認為尼克森總統可能會對越戰之和談作出若干的讓步，譬如美國可能不再堅持反對西貢現有政治形態的改變。換言之，尼克森總統也可能被迫放棄了他一向堅持先談軍事解決（包括停火、釋俘），再談政治解決的原則（容納共黨、重組政府、再辦選舉），同意越共所提先談政治，再談軍事之論調。

我們深一層的探究尼克森總統究竟會不會在大選之前改變過去的立場呢？以現在越戰情勢觀察，似乎除非有下列兩種情況發生，尼氏不會隨便改變其一貫的立場，那兩種情況為：○越南軍隊在美國海空軍大力支援之下，仍無法取得主動的地位，越南戰局遲早會一步步惡化下去。○麥高文的聲勢銳不可當，尼克森總統在競選連任時感到很吃力，雙方勝負之數難以預測之時。

阮文紹總統事先也感覺到懼怕這種情勢的萬一發生，所以他不惜一切要求國會通過緊急授權半年案。而在一五〇次和談會議中，越南談判代表范登林力拒聯合政府的建議，就已表現了越南政府的戒懼態度。

本來北越此次發動攻勢失敗之後，加以美國海空軍的大力打擊，美國本已掌握了越南和戰的關鍵，且已迫使北越與越共走向巴黎的和談席上。但由於麥高文已當選為民主黨候選人，美國大選期近，故北越當會利用此一情勢，不會在和談席上誠意解決問題，故巴黎和談仍有不易解開的死結。將來的結果，仍要看越南政府的軍事努力的程度和所獲的戰果而定。誠如阮文紹總統在視察前線時所說：「解決越戰，並不是在巴黎的和談桌上，而是在南越的戰場上。」這是一句至理名言，這也是越戰和與戰的關鍵所在，如捨此而祇尚和談，是很難解開它的死結的。